

组织=兄弟=敌人=陷阱=真相
坚定的信仰是他们忠诚的永恒支撑！

昆金★作品

反叛

木人石心

被组织怀疑，被兄弟抛弃，被敌人围剿，被诡异笼罩……

被阴谋出卖的不只是兄弟

一个军人的忠诚和一个人的忠诚是有区别的，叛徒，是他死也不能接受的称呼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反本

木人石心

昆金★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反水;木人石心/ 昆金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9. 3

ISBN 978 - 7 - 5059 - 6293 - 4

I. 反… II. 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7399 号

书 名	反水——木人石心
作 者	昆 金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张海燕
责任印制	焉松杰 张海燕
印 刷	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1092 1/16
印 张	20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59 - 6293 - 4
定 价	3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(三十七)

杨胤趁着天色微亮，绕着河边棋盘网格似的小巷，又飞快地转悠了几圈儿。确定不可能有特务尾随以后，这才折返脚步，抬头望了望渐开的日头，连着换了几口气，重新迈开腿，直往鸿福旅店奔去。

鸿福旅店，其实也是一个沿街民居改造的旅店。它的招牌，只是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，白漆黑字，斑驳陆离，被钉挂在旅店单开门的门框上方。招牌的上方，就已经是低矮的屋檐了。一到下雨天，从屋檐瓦沟里冲淌下来的雨水，就会把招牌泼个遍体湿淋。雨水特别大，形成一道水帘以后，更会把招牌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。

杨胤踏进旅店，一番询问之后，便在那个幽暗狭窄的过道里，伸手敲响了他们入住的房门。

咚咚，咚咚——

这个时候，黄芩正站在门背后的木质脸盆架子前，捋起袖管抬着手，提起竹壳热水瓶，朝着黄铜的洗脸盆里倒热水。黄灿灿的脸盆里面，刚刚升腾起一股热气，杨胤的敲门声便悚然响起，这让她的身子一下子跳得老高，手里的热水瓶摇晃了几下，差点脱手落地。她暗叫一声，拎着滚了塞子的热水瓶，向着房间的深处连退了几步。同时回过头，紧张地望着小轩。

小轩正半躺在床上，摊开四肢，睁大着眼睛，望着肮脏的蚊帐顶部，发着呆。杨胤在外面敲门时，他腾地就从床上蹿起，顺手便操起家伙，飞步挪至门后。戒备之意，一下子从脚底贯穿头顶。

“是我……”杨胤在外面轻喊了一声。随即又咚咚咚连敲了几下。

小轩贴在门后，首先听出声音。他回过头，朝着黄芩长嘘了一口。

他退开门闩，拉开门缝。杨胤一闪而入。

三人见面，相互望着对方，不禁一阵感叹。宽慰之意，油然而生。

杨胤朝着两人欣喜一笑，走进屋内，环视着四周。小轩放好手枪，跟在他的身后，忽然狠狠地蹿过去，一下就跳在杨胤的身上。杨胤一抖身，回头斥了一眼，便也嬉笑勾着他，并肩走了进去。彼此之间，忽然便有了一种患难与共的亲切感。

黄芩拎着热水瓶，继续往脸盆里添水。并抬起左手，不时地用手指试探着水温。之后，又往脸盆里丢了一块毛巾，回过头看了看杨胤，“你洗脸吗？”

杨胤回头望了望她，摆了摆手，“不用，你自己好好洗一洗吧，都快不敢认你了……”一句话，登时说得上人相视而笑。黄芩更是不好意思，转过头去，用手细捏着毛巾一角，伸进脸盆里，沾了些水，就着钉在门板后面的一片小镜子，轻轻地擦拭着脸面上的炉灰。

杨胤一抬手，就把一个鼓鼓囊囊的老油纸包放在桌子上。小轩这才刚刚闻到了一股香味。伸手扯开老油纸，里面居然是几个烤得熏香的芝麻大饼，和两个夹着油条的咸菜饭团。

小轩拿起菜饭团，张口就去了一半。糯软的菜饭塞满了嘴巴，几乎把他噎着，“嗯……再有一碗葱花榨菜的豆浆就齐了，要能再撒点虾米，那就最好了……”

“别噎着。”杨胤看了他一眼，笑笑，“想吃豆浆到外面去，随便你喝多少。特务们也在吃早饭，你出去跟他们拼个桌好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小轩已经吃完了一个。他伸手就朝另一个菜饭抢去。杨胤手快，连着老油纸，一把抢过另一个饭团，转身就朝黄芩走去。

“吃点东西吧。”他说着，便把饭团放在脸盆架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。

“谢谢……”黄芩已经差不多洗完了，回头答应了一声。她回身找了几个杯子，用热水稍微洗了洗，倒了三杯热水，放在桌子上，又轻移到每个人的面前。这才拿起菜饭，拨开油纸，轻咬了一口，抿着嘴，细细地嚼了起来。

三人吃着早点，一时沉默。一不小心，便再次沉浸在了刚才的惊险一幕。

“我今天还要回巡捕房的，最近租界里很不太平，老百姓又在骂我们出工不出力了……怎么样，我走有问题吗？”小轩嚼着大饼，望了望杨胤，首先说话。

“你去吧。”杨胤嚼着大饼，朝小轩点了点头，“我在呢。有什么事，我通知你好了。”

“嗯，那好，我吃完就得赶紧走了。”小轩说罢，早就起身，随手拿起杯子，

一仰头匆匆灌了半杯。

“对了，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现在这个地方。包括老张。我总感觉到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特务们总能很快知道……很奇怪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轩想了想，朝杨胤点了点头。

杨胤起身，替他递过帽子，“好好干，巡捕房虽说有黑暗，但终究肩负一方治安。撇开政治，还是可以有很多作为的。做任何事，心里面多装着老百姓点，那就可以了。”

小轩接过帽子，听到杨胤这么一说，不禁点头：“我知道该怎么做了……”说罢，望着杨胤，神色之中，有些信任，也有些听从。

杨胤笑笑，伸手捶了他一下，送他出门，顺手又把门带实。

“我这个弟弟，看上去还是很服你的。以后，你这个大哥，可要好好教诲，不要任凭他学坏哦……”黄芩望着回走的杨胤，微笑着说。

“哈哈，教诲不敢当，那是你做姐姐的该做的事。我们只是朋友之间的交流罢了。”杨胤摆摆手，笑道。

“呵呵，现在我可管不了他了。小时候还可以，每次闯祸后我一骂他，他就吓得半死……呵呵。”黄芩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了姐弟俩小时候的很多趣事来。笑过之后，不禁又是一阵唏嘘。

杨胤一听，也忽然涌起一股怀旧之意。坐下之后，习惯性地掏出香烟。刚刚叼进嘴里，猛然想起黄芩闻不得烟味。

“没有事，你抽好了，解解乏……”黄芩笑盈盈望着杨胤，道。

杨胤摇头，坚决地把烟放回烟盒。

“抽一支吧，我没有那么娇贵的。”黄芩见状，不禁动容。

“把你抽得喘起来了，我还得送你上医院呢，不合算……”杨胤回收烟盒，瞅了黄芩一眼，微笑着，和她开了句玩笑。

“呵呵……”黄芩不禁莞尔，随后便正视着杨胤，“小杨，这几天，真的全靠你了。如果你不在，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”

黄芩话音刚落，两人全都愣了一下。这话说到这里，忽然就切入了另一个话题。

——这么多险情接踵而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杨胤抬起头，正色打量着这个女子。抬起手，习惯性地碰了碰自己的鼻子。

“黄芩，我有事问你。”杨胤开口，眼神犀利。

“嗯，你想知道什么？”黄芩不紧不慢，回了一句。她的目光，早已经死死

地盯在桌子上面的一个木疙瘩上。一只手，紧紧地扳住桌角，就仿佛是坐在一条摇晃着的小船上。

“你去找中医干什么？”杨胤单刀直入，不给她有任何心理上的缓冲余地。

果然，黄芩的身体震了一震，虽然说细微，但足以让杨胤感到了，这里面肯定有故事。

但，很快杨胤便看见，黄芩的小脸忽然抬了起来，而且还一脸的镇静。

“小杨，你可真是好事。一个女人家，私底下去找了一回中医，这种事，你也想了解吗？”

杨胤愣了一下，紧逼不放，“可是据我了解，这个中医现在根本就不再开诊。或者说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开诊了。除非，你有百日咳，那倒是有理由去问他要糖吃。”杨胤说着，紧紧地盯着对方。神态之中，忽现冷峻。早就没有了刚才的那种随和谦逊。

黄芩的眼光，很流畅顺着屋子扫视了一下。等杨胤说完以后，她才缓慢地收回目光，盯着杨胤前襟的第二粒纽扣，神色有点愤怒，“小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说罢，狠狠地盯了杨胤一眼。

杨胤对抗着她的目光，毫不退缩。他打量了片刻，就把身体向着黄芩坐着的方向，俯身靠近了很多。

“我没有什么意思。我就是想保护你不受伤害。想帮帮你，或者说，也想帮帮我自己，怎么说都可以。但前提是，你一定要说实话……”

“我哪句不是实话呢？”黄芩在椅子上动了动，脸色早已经变得坚韧而冷静起来。

“你句句不是实话！而且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，对你我都很不利。多延误一分钟，就多一分钟的危险。”杨胤玩弄着手里的火柴盒，忽然重重地拍在桌子上。火柴盒登时破碎，红头自来火一下子撒落开来，溅满了一桌。

黄芩不再说话。但是神情之中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她只是在静静地打量着对面这个男人。一脸的犹豫和猜测。

“小杨……”她开口，忽然又停了下来。

“什么？”杨胤静静等待着她。

“你，为什么会被共产党人追杀？你不是共产党的一员虎将么？”黄芩一字一句地说出。

“是的，我是共产党的一员。我也的确正在亡命天涯。但，这也就是我找到你的原因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黄芩紧追着问。

“原因就是，我们两个，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麻烦。而且，我有证据证明，我们的麻烦，或许来自同一个问题。”杨胤越说，语气便越紧迫起来。

黄芩听到这里，浅浅一笑，“小杨，你这话说得，我都糊涂了。”

“不！你不糊涂。相反，你还绝顶聪明。否则的话，你是不会允许我靠近你半步的。你让我靠近你的目的，无非也就是因为，你的身上，有麻烦！”杨胤索性一针见血。这几句话，他说得抑扬顿挫，犀利而强势，想必已经深深地戳进她的心房。

“小杨，你说了那么多，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会被自己人追杀？”黄芩没有正面和他交锋，话题一转，避重就轻，又回到了原地。

“什么追杀不追杀的。其实就是一片误会而已。想想吧，如果我真的对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我还敢在上海滩上，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游荡么？早就回老家种地去了……”

黄芩沉默。闭着嘴，轻蔑一笑，不置可否。伸手拿起水杯，递到嘴边。一仰头，却发现杯子里的水已经冰冷，便紧闭嘴唇，不让凉水流进嘴巴。同时放下了杯子，换了一个坐姿，抬手捋了捋耳边的几缕头发。

她这一停，杨胤便知道，自己的话，多少对她有些效果。

“黄芩……”杨胤忽然柔声喊道，“相信我，我不会害你的。”

黄芩注视着杨胤，微微点了点头。紧紧的神情，依稀也有所融化。

“那好，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去找中医？”杨胤问罢，一脸诚恳地望着黄芩。

黄芩再次抬起头，细细地打量着杨胤。闭口不言。

“小杨，你不是很会调查吗？你这么好奇，可以自己去查么……”看样子，黄芩还是不肯吐露实情。她的眉毛微挑，半真半假地说了他一句。之后，便不再说话。

杨胤见状，眉头一皱，心中不快。他虎着脸，想起几天来自己这样的尽心尽力，竟然还是不能让她真诚相待，不禁又增添了一点恼火。更何况，他们现在根本就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了。

想到这里，杨胤忽地起身，沉着脸，开始不耐烦地在房间里走动起来。黄芩低着脑袋，沉默着陪坐在一边，默数着对方的脚步。

“那我问你，昨天晚上，那些特务们为什么不敢伤害你？你身上，到底揣着什么样的免死金牌？”黄芩低着脑袋，忽然又问。

说起这个，杨胤忽然想起了什么。他伸手便从外衣内袋里找到一张照片。

捏在手指间，端近了，仔细打量。

这照片，一边有明显的撕痕。应该是整张照片的一半。照片中的杨胤，西装革履，人模狗样。他略一回忆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这照片，不就是前几天的事么？他端着照片，努力回忆着，回过头，朝着身边的黄芩，看了又看。

他不会记错，这张照片，是那天他带着黄芩，从她家赶往小轩家的时候，被人拍下来的。那被撕掉的那一边，应该还站立着黄芩。这些特务们，真的是无孔不入，无处不在啊。

是啊，他们为什么不敢伤害自己呢？而且，从照片上看，很早以前，自己就已经被他们盯上了……杨胤想来想去，还是一头雾水。

他看了看黄芩，一伸手，就把照片递给了她。

黄芩接过，仔细端详，想了又想。也是一脸凝重。

“好好看看吧，我的胳膊上面，还能看到你的手呢……现在你该明白，我们真的是拴在一起的两只蚂蚱了吧。所以。你还是合作一点，对我们都没有坏处！”

黄芩皱了皱秀眉，依然没有松口的迹象，“你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动你，是吗？”

“哎，早知道他们不敢动我，昨晚早就该扔下你，自己点根烟从大门口回家，多省力的事！”杨胤站在她的身后，白了她一眼。用手指点着她的后脑，狠狠地说。

黄芩听罢，别过脑袋，伸出手指，无助地搓揉着桌面上一粒掉落的粢饭粒。微撅着嘴，轻声道：“你不保护我了？”

杨胤一听，便又软了下来。无奈地望了望她，用手不停地搓着脑袋，一脸的焦急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还是不肯吐口，那就只有我自己去查了。”最后，杨胤长叹一声，彻底输给了她。

“你自己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去。我中午给你带饭回来……”杨胤又交代了几句，便转身出了房间。

迈出房门，一回头，赫然看见黄芩站在门缝口，死死地望着自己。杨胤心中有气，转身便走。

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，出门以后，忽然就感到了一阵舒畅。杨胤深深地吸

了几口气，拉低帽檐，闪身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。

这个倔女人。会是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让她变得这般的顽固？

杨胤想着，在街道上徘徊了一阵。最后，他还是想到了中医。想要敲开这个女人的心扉，中医依然是关键。他决定，好好地再把中医这条线索捋一遍。

杨胤叫了一辆黄包车，迈腿坐定，拉下车篷。和车夫说了地址，并叫了声急。车夫喊了声晓得，一路上果真把车拉得飞快。

到了中医家附近，杨胤叫停，多给了一些钱给车夫。自己左右望了望，快步走进小弄。片刻，便来到了那扇破旧的木门前。望着木门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伸出手，轻轻一推。木门吱呀着，缓缓打开。

还是那一股霉味和酒味，居然经久不散。

房间里比以前更加凌乱。这不难理解，小轩带着他的巡捕们，曾经在这里胡乱折腾过一次。

那张空床，那辆推车，那一滩血迹……一切仿佛都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凝固了。杨胤的目光，开始在这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，仔细梳理。

一番搜寻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杨胤甚至把中医的每一个衣服口袋都掏了个遍。

杨胤抬起头，望着蛛网斑斑的房顶，和小床上方窗户里斜射进来的一缕阳光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他又把破门拉出来，让它的后背展示在自己眼前。同时看看门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异常。

除了门角落里的一大堆垃圾以外，门背后里面墙皮脱落，暗硝滋长，什么也没有。

杨胤低着头，一直盯着那一堆垃圾，打量了一会儿。

片刻，他蹲下身去，左右回顾，顺手拽了一把扫帚拿在手中。翻过扫把，照着那堆垃圾用力捅了上去。垃圾并不陈旧，还很松软。一捅之下，登时散开。

杨胤看到，垃圾大多数是一些残羹剩饭，明显已经发馊。一捅开来，登时散发出一股冲鼻的酸味。他皱了皱眉头，微微把身子向后仰去，但手里依然没有停下，目光更是没有离开垃圾半秒。

从酸腐堆里面，忽然滚出好几个黄色的小团。杨胤仔细一看，是几个被人狠狠揉成一团的纸团。

他的心里猛跳了几下，这是不是一种预感呢？还是自己实在太过于期望发现一点什么了。杨胤从口袋里拿出一副御寒的手套戴上。小心地捡起其中一个

纸团。放近脸面，翻了几翻。随后，他又腾出另一只手，慢慢地用手指拨弄着纸团的表面，寻找着纸团的边角。片刻，他开始顺着边角，试着慢慢地把纸团展开。

纸团上面，基本没有什么字。杨胤展开纸团以后，正反两面，又翻了几番。却也只有找到几个蝇头小楷。

亚农台鉴……

这四个字，写在整张纸片的左上方。杨胤想了一想，一般来讲，如果写字的人不想写成旧书体，那就一定会从纸片的左上方开始起笔。

亚农，极有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。或许，写这个字的人，是想给这个叫亚农的人写一封信吧。

除此以外，这张纸片上面，便再也没有任何痕迹了。

杨胤想了想，便把纸片平摊着，暂时放在一边。重新伸手，从半腐烂的饭菜里面，揪出了另一个纸团。拽住了纸团的一角以后，就在半空里面甩了几甩，清理掉表面的一些饭粒水渍。小心翼翼地拨开纸团。

纸片上面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，写满了大半张纸片。

杨胤轻轻地扯了扯，让纸片上的褶皱尽量平坦一些，侧过手势，就在门口的亮光里面，细细地辨别着，读了起来。

悔过书

中共上海机关领导钧鉴：

余张莫光，尝追崇仰慕贵党之方针主张。并身体力行，小做犬马。此众目睽睽，不再赘言。然时局颠转，血雨腥风。莫光生性怯懦，心智欠坚，一念之差，竟然就此脱离革命。萎缩自保，苟且偷生。莫光事后自省，追悔莫及。从此消沉颓丧，每日借酒消愁，却终难解脱……

纸片上的字迹，就此中断。以下，开始有一些涂涂改改。有可能是写信的人自感不满，又换了一张纸，重新起笔。

杨胤看到这里，心潮起伏。

这样看来，这个姓张的中医，曾经也是一个共党分子无疑。后来或许是因为害怕，退出了革命队伍，隐藏在茫茫的上海滩上，苟且偷生。然而，事后却追悔莫及，并从此消沉颓丧，一蹶不振……此种变化，倒是很符合周围人对这个中医的评述。

杨胤抬起头，细细地回味着中医的身影容貌。这个张莫光，能够因为追悔自己的退党而导致意志消沉，萎靡不振。可见，他对共产党还是非常有感情的。所谓爱得深，才痛得切。这样的话，不仅仅只限于描述爱情。

一瞬间，杨胤仿佛非常能够理解中医当时的这种情绪。冥想之中，他不禁暗暗地对这个落魄中医，肃然起敬。没有想到，这样一个颓废萎靡的迂腐男人，之前，也曾经是一个激情满怀的血性男子。也曾经轰轰烈烈地投身过辉煌的革命事业。想到这里，杨胤的内心，不禁荡起一股浅浅的涟漪。

眼前的这个悔过书，是他在自我反省总结呢，还是想重新加入革命呢？杨胤看着行文的台头，想了一想，他估计，这是中医准备写完以后交给中共上海机关的。这样看来，他还真的准备重出江湖了。

不过，他选择的这个时机，实在是有意思得不得了。还有，他的被害，和这个悔过书有什么联系没有？

更加重要的是，这个悔过书，以及张莫光的死，和自己身边的那个美女作家，又会有什么样的有趣关联呢？

杨胤边想，边轻轻地揉挺着手里的纸片。之后，他又找到了第三张纸片。那张纸片上面的字迹内容，基本和第二张上面的内容相近。只是个别字眼被润色得更加得体了。可见，这份悔过书，曾经花费过中医很多的心血。想必，他曾经反复地润色推敲，撰誊重抄。其慎重恭敬之情，油然而见。

杨胤一时浮想联翩。内心深处，有一股沉沉的痛。这个革命前辈的心路历程，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自己的心里。在了解了中医这段经历之后，杨胤对他没有丝毫的鄙视和轻蔑。相反，充满了一种恭敬和理解。其实，人非草木，焉能不知惧怕。一时惊怯，匆忙退党。这样的事情，也不是不可以原谅的。而他那一份不灭的内疚，更让杨胤感到了几分鼓舞和震撼。

他回手把三张纸片依次叠好。展平了，折了几番，小心地放回风衣胸口的内袋。起身回转，凝神肃立。片刻，摘下帽子，对着那张空旷的小床，深深鞠躬！

(三十八)

丁原这一睡，竟睡了整整一天。

朦朦胧胧之间，他仿佛又奔跑在深街幽巷。四周枪声大作，硝烟弥漫。在他的眼前，忽然站着一个持枪相向的特务。他抬手冲着特务就是一枪。但却没有听见枪声，举起手中的驳壳枪一看，自己的枪管竟然如麻花一般，被紧紧地打了一个死结！不禁惊骇。一抬头，那个特务正狞笑着向着他步步逼近。他的脸上，变幻着各种狰狞的表情，青面獠牙，牛头马面……忽然之间，又变成了张大雷的猪肺脸……他大叫一声，睁大了眼睛，从床上惊醒。片刻之后，才明白只是一个噩梦。低头一看，自己的衬衣衬裤，早就被冷汗湿透。细细回想，不禁再次瘫软在了床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

今天早上一回家，他就用小半瓶烧酒，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。眼下，酒劲尚在，余威不减。

又躺了一会儿。他拉亮了电灯，探出头去，眯着眼望了望桌子上的福星牌台钟。这才知道时已近晚，而且肚子也一阵的辘辘。于是昏然坐起，却一时不知东西南北。

清醒过来以后，今早凌晨的那一幕，再次清晰地显现出来。

一股悲愤，自胸口，情不自禁地怦然而出。

登时，张大雷的那些话，再次在他的耳边响起。鞭子一般抽打在他的身上，深入骨髓地痛。

汗水湿透的衣服，一出风，透骨地凉。

丁原翻过身去，就在床头的柜子里面，胡乱找了几件衣服换上。又把毛衣棉裤一起穿好，出房门洗了个脸。

回到房间，他继续翻箱倒柜，想找几件合身的衣服。这些天来，他神魂颠倒，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。好多翻出来的东西，他都快认不得是哪年的古董了。手指在箱子底里胡乱捣鼓着。不知不觉的，手腕上面，就缠着了一个东西。他一阵疑惑，伸出手，就带上了那个玩意。

这是一个红色的小布条。鲜艳、血红，如一团跳动的火焰。丁原拎着红绸，凝视着，手掌和心绪，一下子同时凝固了。

丁原的整个身体，慢慢挺起。他捧起了红布条，展开了，仔细端详。

红布条登时自他的手心垂落，可以看清，这是一根鲜艳的红领巾。

丁原猛然间记起了这根红领巾的来历。他的眼前，登时显现出这样一副绚丽的画面：漆黑的夜，微微的风。宽阔的操场上面，万人肃立……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崭新的军装，冰冷的步枪。夜风袭来，撩动他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……放眼望去，今天晚上在场的所有战士，神情高涨，气势如虹，他们的脖子里面，全都系着一根鲜艳的红色领巾，纷纷拂动着，就像是夜色里无数团酝酿中的火苗……

丁原神色凝重，提着红领巾，恍惚着走近墙角的衣柜面前。就在衣柜上面的镜子里，丁原看见了自己。眼前的自己，失魂落魄，根本就无法和刚才那个丁原相提并论。刚才那个丁原，戎装钢枪，豪情万丈。但，却也只是记忆中的影像了。

丁原的心里，一阵揪动。他的双手分别捏住领巾的一角，从面前慢慢抬起，绕过脑袋以后，轻轻地围在自己的脖子里面。之后，又用手归拢两角，交叉着在胸前打了一个简单的活结，反复地用手指摆弄着，正了又正。

他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有一点激情涌起。脸上依稀有几丝豪情，但也转瞬即逝。随之而来的，是一股强烈的悲情和愤怒。

忽然之间，他抢过手，一把扯住脖子里面的领巾，粗暴地撕扯着，像是在驱赶着什么。领巾被他刚才系得牢固，一时之间，扯落不下。强拽之下，红领巾紧勒着他的肉体，他的脖子里面，很快就痕迹斑斑。最后，一声哗啦，红领巾应声撕裂。

丁原目光呆滞着，漠然转身。身子一斜，一屁股撞在椅子上，泪流满面。

好久之后，丁原套了一件外衣，脚底绵软，踉跄着走出家门。抬头一看，外面已是万家灯火。夜风吹来，禁不住颤了一下。

眼前的往来行人，店门招牌，大小喧哗，一一从丁原的身边掠过。在他感觉中，这些，只不过就是一缕薄雾，看上去有，走近了，却什么也不是。

早上的酒劲还没有消散，丁原感到一阵头疼，一阵眼晕。他一路蹒跚，循着饭菜的香味，不觉跨进了一家小饭馆的门槛。里面的堂倌眼尖腿勤，赶紧上来招呼着，把丁原引到一处，擦桌摆茶，安顿下来。

“格位先生，想吃点啥？”堂倌哈笑着问了声丁原，一脸的热情活络。

丁原在椅子里面，坐了坐稳。沉着脸想了一想，伸手一指堂倌，漠然道：“松江鲈鱼、扬州狮子头、咸肉萝卜炖老鸭、糖醋带鱼、三干红烧肉、扣三丝……嗯，再要一瓶七宝大曲，够了，够了……”

那个堂倌一听，暗吐了几下舌头，略一转念，连忙笑脸说道：“啊哟，格位先生，依真会说笑，格地方是个面馆，哪里来的噶么许多高级菜。”那堂倌边说着，一边还在偷眼观望丁原的表情。眼神里面，隐隐泻出一丝不安，“你这样讲，真格是抬举我呢小店了……”

丁原的身子摇晃了一下，眼神中忽然闪出一丝蛮横，“啥，我要的菜，你们全没有？”

“先生，我呢此地是面食馆啊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先上一碗三鲜馄饨。切一盆浦东三林的白斩鸡，你先垫垫肚皮。等一会儿，我再给你上一份葱油拌面，一份三丝鸡汤面，或者，排骨年糕也可以……你看哪能啊？”堂倌观察到了丁原的神色变化，赶紧向他推荐了几个面馆里面的招牌品种。

“砰——”丁原的胳膊一挥，右手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面，震得桌子上的茶杯筷笼调味瓶一股脑儿倒伏下来，洒满了一桌。

“他娘的，你们也欺负我，我要啥，你们偏偏就啥。存心跟老子过不去啊！”丁原涨红着脸，嘴唇颤抖，他的眼球突出，透着几丝暗红。脖子上的青筋，纵横暴露。话音刚落，一抬手，双掌忽地在桌沿下面向上一撩，眼前的桌子登时一掀而起，四脚凌空着，在半空里翻了个跟头。随即四脚朝天，轰然落地，瞬间便四分五裂了。

堂倌一见，回身便跑。四周的吃客看见有人动粗，生怕挨着零星拳头，也纷纷起身，互相招呼着，拔腿就溜。

丁原见状，哭丧着一张铁青惨白的秀才脸，抬起胳膊，颤抖着环指着众人，忽然哈哈大笑。边笑着，身子摇摇晃晃地退向身后，不当心脚跟踢着一把椅子，一个趔趄，跌坐进了椅子。抬头一看，眼前早已经站定三个彪形大汉，对着丁原，虎视眈眈。

“就是伊……”堂倌躲在三人身后，冲着丁原喊了一声。

“依做啥？老酒吃饱了是哇？”其中有一个大汉冲着丁原喊了一声。从衣着

模样上看，估计是面馆后面的伙计。

丁原瘫坐在椅子上面，眼神恍惚。忽然听见有人叫喊，慢慢地支起脑袋，定睛观望。从他恍惚的眼神中，忽然就闪现一股癫狂之意，一闪而过。

“给我上菜……一只也不能少！”丁原支吾着，摇晃着脑袋。

几个伙计见状，断定是酒鬼疯子无理取闹。这种事体，他们开店的，实在是见得多了。当下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，冲着丁原欺身上前。身边的两人走到丁原身边，一人一只胳膊抓定，使劲一拽，丁原的身体马上就脱离了椅子，站了起来。第三个人上前，伸手推了一下丁原的前额。丁原的脑袋吃力，猛然向后一仰。那人见状，迅速伸出右手，抡圆了拳头，照着丁原的门面就是一拳。

丁原眼光冲天，眼见前面的人开始招呼他了，不慌也不忙。他两只胳膊靠着两个伙计，一借力，乘着对方的身体还没有靠过来，右腿回缩，绷紧了以后，瞬间前踢。看上去没有什么起式，一条腿完全就是随势而起，但一踢到伙计的前胸时，却已经虎虎生风。只听得嘭的一声，一双黑面薄底的布鞋鞋尖，已经重重地落到了对方的胸口。伙计胸口吃力，整个身体早就站立不稳，一连几个趔趄之后，还是没有止住颓势，轰然倒地。身边又被带倒了好多桌椅碗碟，砰然四散。

还没有等另外两人醒悟，丁原早就动手。右腿发力，从前面斜向着往自己的左肩踢去。一条腿整整摆起了一百八十度，脚尖重重地踢在左边的伙计脸上。那伙计被踢中之后，脸上登时红光闪现，向后一仰，伸手捂住脸面，惨叫着痛苦不堪。

右边的一个伙计见势不妙，想拔腿开溜，丁原手中用力，他哪里挣脱得了。丁原站定之后，抓住他的衣服前襟，自己腰身发力，就地一个旋转，胳膊荡开，用力把伙计甩了出去。伙计登时绕着丁原，离地旋起，向着丁原的身后，重重地摔出老远。回头一看，这边的丁原摇摇晃晃着，站立不稳。

“不好啦，快点通知巡捕房……”有人喊了一声。

“谁敢喊！”丁原大喝一声，忽地掏出手枪，重重地拍在桌上，环视着众人，眼神恍惚。

“有枪有枪！”

“哎哟……”

“这次要闯穷祸了……”

店里的伙计掌柜的，一见丁原亮枪，早就吓得半死。纷纷避让。

“砰砰砰——砰砰砰——”丁原撩起手，环绕着四周，开始疯狂射击。枪弹

所及之处，木屑纷飞，碗碟四溅。窗棂飞落，酒柜爆棚。

枪声片刻止住。丁原继续扣动扳机，手中的驳壳枪发出一声咔嚓之后，便再也打不响了。原来，满满一个弹夹，已经被他瞬间耗尽。

店堂里面，狼藉一片。来不及逃出去的几个人，抱着脑袋躲在暗处，瑟瑟发抖。

丁原眼望四周，缓缓放下了持枪的胳膊。手掌一送，一下子没有了力气。

众人见他不再打枪，起身观望。相互提携着，溜烟跑出了店堂。

丁原的脸上，忽然就泪如雨下。身子久久地呆立着，纹丝不动。

“滴滴滴滴滴——”街道上面忽然响起了警笛，一队巡捕身着深色制服，头戴警帽，飞快地奔向面馆。片刻就把面馆给堵住了。

“还在里面，乱放枪，是个杀人祖宗啊，还好没有射中人……”老板蜷缩在门口，伸手指指店堂里面，抖索着向巡捕喊。

几个巡捕猫着腰，观察了一下丁原的位置。相互掩护着，依次闪进店堂，各自找好掩体，掏出枪，只等队长的一声命令。

那边的丁原，依旧呆立着。瞳孔之上，依稀映出几个人影在朝他逼近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“砰砰砰——”又是几声枪响。店堂里的电灯应声熄灭。整个店堂登时一片黑暗。愣神中的丁原，只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人狠狠地拽了一下。他身不由己，跟着这股力量，迅速地向后退去。摸到窗前，又被人从身后一推，伸手攀着窗户，一纵身便跃出店堂。身后有一个人影随即跃出，拉着丁原，两人瞬间便逃出了巡捕的包围圈。

来人并不说话，只是拉着丁原，埋头一路飞跑。丁原的脑海里，依旧一片混沌。眼下，他已经不知所以，听任别人把他拖进漆黑的夜幕之中。

跑出很远以后，来人的脚步渐渐慢落下来。片刻，两人便止住了飞奔，并肩走在了一条不知名的大街上。两边的店堂灯火闪烁，映亮了来人的脸。

丁原回过头去，仔细地端详着来人。

对方中等身材，偏瘦。一身黑色短身的绸衣缎裤，方口布鞋。一头短发，几乎能看清他的头皮。一张精瘦的脸上，皮肤黝黑，没有半点赘肉。五官紧凑，透着一股干练。

此时，他也正注视着丁原。眼神里面，透着一股热烈的期待。

这个人，不是老九，又是谁！

丁原依旧两眼茫茫，不知所以。腿肚子也开始发软，一个趔趄，站立不稳。老九赶紧伸手，一把拽住他的胳膊。抬头四望，吃力地拖着丁原，向前走去。